



魅丽优品
Merry Product

唯有爱不别离

锦年 著
JINNIAN ZHU

还有机会，他很想再见面一面，
亲口告诉她，
卫笙歌，我爱你，我很想念你。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唯有爱不别离。

锦年 著
JINNIAN ZHU

ONLY
LOVE IS NOT TO
LEAVE

如果还有机会，他很想再宠她。
—— 亲口告诉她 ——
卫笙歌，我爱你，我很想念你。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6年·沈阳

© 锦年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有爱不别离 / 锦年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6.2

ISBN 978-7-5470-4089-8

I. ①唯… II. ①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2119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660 mm × 960 mm 1/16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16

出版时间: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春光

封面设计: 赖 婷

版式设计: 赖 婷 © 安

责任校对: 黎 欢

ISBN 978-7-5470-4089-8

定 价: 25.8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01 CHAPTER 第一章 ◆ 谁先喜欢谁就输001
- ◀ 02 CHAPTER 第二章 ◆ 放不下，求不得027
- ◀ 03 CHAPTER 第三章 ◆ 黑夜里的温柔051
- ◀ 04 CHAPTER 第四章 ◆ 爱得忐忑075
- ◀ 05 CHAPTER 第五章 ◆ 回不去了10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6	CHAPTER	第六章	突然的死亡	123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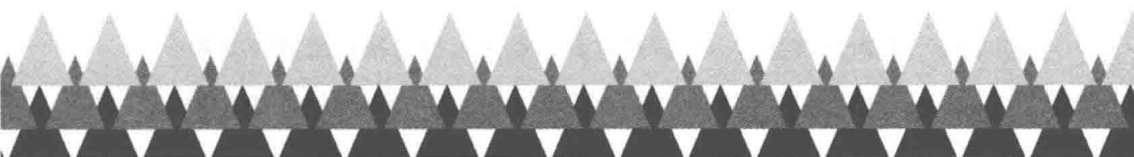
07	CHAPTER	第七章	我不是我，那我是谁	147
----	---------	-----	-----------	-----

08	CHAPTER	第八章	不配	171
----	---------	-----	----	-----

09	CHAPTER	第九章	唯有爱不别离	197
----	---------	-----	--------	-----

	E N D	尾 声	四年	223
--	-------	-----	----	-----

	EPILOGUE	番外	卫笙歌，我爱你	229
--	----------	----	---------	-----



01 CHAPTER
第一章 谁先喜欢谁就输

01

搬家的这天，气温高得不像话，好像下一刻我就直接被烤熟了。

对于我要转学的决定，家里人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一副随便我的样子，而后就毫不拖拉地给我办好了转学的各种手续，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让我顺利地进了南大。

不过，一同长大的死党和闺密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的。江昭遇是举双手赞成，作为他的未婚妻，我对于他肚子里的那点儿花花肠子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不反对，只是因为可以在我的“掩护”下玩得更欢快些。而许轻烟，如我预料中的那般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就连帮着我一起搬东西时，也是骂骂咧咧的，指责我忘恩负义，重色轻友。

许轻烟是那种越理她就越起劲的人，于是，一路上我都没有反驳一

句，由着她说。

“卫笙歌，如果不是看在和你十几年的情分上，还曾帮过我大忙，以后我就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从此相忘于江湖了。”帮我把东西都搬到租住的地方后，许轻烟丢下这句话就踩着高跟鞋走了，连招呼也不跟我打。

许轻烟向来嘴硬心软，她这模样我从小到大不知道见过多少次了，于是对着她的背影不以为然地笑着说：“舍不得我就直说，矫情个什么劲儿！我又不是你男人。”

“呸，我还舍不得你全家呢！”许轻烟一边下楼一边骂我，她好像泄愤一样，把高跟鞋踩得“嗒嗒”直响。

其实许轻烟骂得没错，我是有些重色轻友，我会转来南大，确实是为了“美色”。

那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了，江昭遇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叫我去南大看他的新一任女朋友，说是新一任，其实只是他单方面看上了人家，而人家理都没理他，自始至终都是他一厢情愿。

我很乐意看江昭遇吃瘪的样子，当下就兴致勃勃地应邀了，不是因为人大度，而是我和江昭遇从来都没有将两家大人给我们定的姻亲关系放在心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对江昭遇的感情是相当纯洁的死党情，江昭遇也一样。

我们对于感情方面处理得相当默契，各玩各的，互不干涉。

江昭遇从高中起就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换女朋友的速度比细胞新陈代谢还快，还都是女孩儿主动追他的。他主动追女孩儿还不讨好的，这简直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所以我好奇。

去南大的那天正好放假，许轻烟没有同我一起来，而是抛弃我去了外地，和她的男朋友陆朝过甜蜜周末去了。

许轻烟说的我帮过她的大忙，指的就是我帮她给陆朝递情书，充当过关键人物——红娘。

因为江昭遇在南大，我平时也没少来，对南大也算熟悉，于是没有通知江昭遇来“接驾”，打算自己找过去。

我向来不喜欢走大路，便挑了条比较偏的小路走，没走多久，就看到几个看起来很嚣张的女生正围在路上欺负一个看起来很老实的女生。

巧得是，我从那几个女生的嘴里听到了江昭遇的名字，再往下听，无非就是骂那个女生不要脸，死缠着江昭遇之类的，还劝她要有自知之明，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要是再猜不到她们欺负的人是谁，就不是卫笙歌了。虽然没有见过真人，但我是看过照片的。

舒净。

江昭遇心心念念要追到手的人。

不过，她本人比照片上要好看许多，江昭遇的拍照技术太不行了。

“喂，你们欺负人也要找对人吧？”我高声说道，走过去拦在舒净身前，替她挡住那些恶言恶语。

“你是谁？”

“又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滚远点儿好吗？别多管闲事。”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一点儿也不客气。

骂人的话能不能换点儿新鲜花样？她们的词汇匮乏得让我有点儿替她们着急。

“你们不是喜欢江昭遇吗，怎么连我都不认识？真是可笑。”我冷笑道，又对舒净说：“你先走。”

舒净从我出现开始，脸上一直是惊讶的表情，听到我让她先走，她摇了摇头，说：“这不关……”

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就猛地把她往旁边一推，有些不耐烦地说：“让你走就走，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先给她解围，事后再说给江昭遇听，就能让他欠我一个人情了，多好的机会啊。

“那……谢谢你了。”舒净犹豫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最终决定听我的。

我朝她挥了挥手，见状，几个女生又开始骂骂咧咧起来，我一句也懒得回，直接掏出手机翻出一张和江昭遇的亲密合照给她们几个看。

“看清楚了没有？我才是江昭遇的正牌女朋友，你们刚才找麻烦是找错人了。有这些欺负人的时间，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让自己的身材好一些，或者多看看书，增加一点儿内涵，说不定哪天江昭遇就会发现你们的好，甩了我和你们好呢？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不找你们的麻烦。”我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的，可话刚说完，身后就响起了一声嗤笑。

很轻微，有些嘲讽的意味。

我皱了皱眉，但没多想，继续口若悬河，骂人不带脏字，说得她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个脸黑得跟包青天似的，别提多难看了。

就这样还敢喜欢我家江昭遇，太不自量力了。

就在我说得口都干了，直想喝水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很清冷：“说完了没有，口不干吗？”

“废话！你……”意识到说话的人并不是面前几个女生中的任何一个，我把后面的话全都咽了下去，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树丛后面走出一个人，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衣和牛仔裤，手里捧着几本厚厚的书，脸长得和声音一样，让人觉得清冷，浑身散发着一股子傲人的气质，养眼得很。

他的目光一扫过那几个女生，最后定格在我身上，冷冷地说：“你们的私人恩怨我管不着，但你们吵到我看书了，麻烦你们换个地方。”

话音一落，几个女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拉扯着走了。

我想，她们大概是不想在帅哥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吧。

我见惯了她们那种眼神，根本就伤不到我半分，而且现在我全部的注意力都被眼前这个人给吸引住了。

我不是没见过帅哥，但没见过像他这样的帅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那一声嗤笑就是出自他的口中。

但他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曾，便转身重新走到了树丛后面，继续看他的书去了。

“之前是你在笑我？”我跟着他走到树丛后面，看着坐在长椅上的他追问道。

“挡着光了。”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地说。

我看了看自己的位置，往旁边挪了挪，确定没再挡着他的光，又问：“你之前是不是笑我来着？”

“你觉得是那就是。”他声音比刚才更清冷了，还多了一丝不耐烦。

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高傲的人，被他的态度弄得有些不爽，暗恨自己刚才不争气地被他的美色迷惑了，正准备嘲讽几句，可话还没说出口，他便起身走了，给我留下一个高挑的背影。

我朝他喊了两声，他却理都不理，当没听到。我顿时觉得一口气堵在胸口，发不出也咽不下。

长得帅就了不起了是吧？

好，很好！

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后来，我回想起和封霁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觉得自己当时的表现实在太差了，一点儿也不美好。

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像舒净那样，不吭声，默默地受着，直到封霁出来解救我。

可是人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02

回去之后，我对封霁“念念不忘”，人就是这样，越是不搭理自己的人，越是惦记。

我让江昭遇帮我找人，将那人的外貌描述了一番。江昭遇听完，一脸戏谑，调侃我说：“卫笙歌，你可终于开窍了，哥的桃花遍地开，你却总

是孤身一人，哥还以为你打算在哥这一棵树上吊死呢。为了你，哥的头发都愁白了好几根。”

“少来了！你头发是为我愁白的吗？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和他说话我一点儿也不客气，“人你找是不找了？”

“找！就算是上天入地，我也得帮我的未婚妻把人给找到不是？”江昭遇一脸坏笑地答应了。

江昭遇的动作很快，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找到人了，却怎么也不肯爽快地告诉我，直到被江昭遇“痛宰”了一顿后，我才拿到他的基本资料。

他叫封霁，是南大法学院出了名的才子，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因为从小到大都很优秀，再加上家庭环境的熏陶，以至于他性格清冷、傲慢，男性朋友不多，女性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和江昭遇分开后，我直奔封霁上课的教室，他们正在上选修大课。

我在窗户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封霁，便大摇大摆地从后门走了进去，一屁股坐在封霁旁边的位子上。

因为我太激动了，没有控制好力度，弄出了一阵不小的声响，引得好一些人都转头来看着我，不过这些人里并没有封霁。

封霁戴着耳塞，大概是在听歌，所以并没有注意到我弄出来的动静。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书，与周围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好像他周身环绕着一堵看不见的墙，让人无法靠近。

这就是一个人气场吧，我想。

很快，我想起了自己今天来的目的，但没等我叫他，他已经感受到了

我的目光，侧过头来看着我。

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眼中的惊讶与慢慢蹙起的眉头，不得不说，我感觉好像整到他了一样爽。

当我以为封霁会开口问我怎么会在这里的时候，他却飞快地转过头，再也不多看我一眼。

他这是懒得理我吗？

“封霁。”我不死心地叫他。

很明显，他戴着耳塞听不到。

我伸手摘下他右耳上的耳塞，不依不挠地问：“我在跟你讲话，你不理人是什么意思？”

这下封霁终于听到了，他侧过头来看着我，反问：“这位同学，你不经我的同意就摘我的耳塞，又是什么意思？”说话间，他把我手里的耳塞抢了回去，语气依然冷淡：“还有，我和你熟吗？”

我噎住了，我发现自己在面对封霁时总有种被他压制着说不出话来的感觉。

我反驳道：“虽然我们不熟，但是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做人要讲道理吗？就算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小学老师总该教过你吧？在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以示尊重！”

封霁合上书，把另一只耳塞也摘下来，不耐烦地看着我，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不就是那天笑了你一下，用得着这么不依不饶的吗？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有药啊？”我一挑眉，有些傲慢地反击回去。

周围时不时回头看一下热闹的人顿时发出一阵哄笑声，看到封霁黑下来的脸，老实说，我心里又爽到了。

“神经病。”说着，封霁站起身想要换位子。

这时，讲课的教授进来了，再加上旁边也没有空位了，看着他又黑着脸坐回了原位，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不是个好学生，对学习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以前不是没有发奋图强过，只是我发现，无论我拿多少奖状都得不到家里那两位的注意，于是我放弃了，任由着成绩一落千丈。

之前能和许轻烟进同一所大学，不过是因为家里有钱，花钱办进去的，他们到底还是不会由着我丢人，连大学也上不了。

虽然我不爱学习，对封霁也很有意见，但不代表我会去影响他上课。教授一开始讲课，我便趴在桌子上，安静地看着封霁。

言情小说上说，认真的男生最吸引人，这句话说得很对。封霁专心听课的样子吸引到了我，让我忘记了他漠然、清冷的一面。

不知不觉，我看着他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很畅快的梦。

我梦到自己把封霁打了一顿，听着封霁一声声的求饶声，我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

半梦半醒间，我感觉有人撞了我一下，我立刻惊醒过来，因为抬头的动作太大了，我一时没控制好力道，整个人连同椅子一起往后仰去。

人在重心失衡的情况下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于是，我伸出手抓住了离我最近的封霁，试图通过他来稳住自己。

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很残忍的。

我伸手的速度也很快，抓得也很用力，但我的重心已经严重失衡了，只凭抓住他衣服借力根本就稳不住。

就在我被迫松开抓着封霁衣服的手时，我听到了衣服被撕破发出的“嗞嗞”声，接着就连人带椅一起摔到了地上。

我疼得大叫了一声，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快摔散架了。

与此同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两百多人的哄笑声。

唯一没笑的人是封霁，他只是沉着一张脸，有些嫌恶地看着我。

因为他的白色短袖T恤被我扯破了，露出了一大片胸膛。

他的皮肤很好很光滑，让我顿时忘了自己现在的处境，感叹道：“比女生的皮肤还要好。”

闻言，封霁连忙拉了拉衣服遮住胸口，别过了头，耳根都红了。

我有些尴尬地收回目光，扶着墙壁站起来，搬正椅子正要坐下的时候，冷冷的声音从讲台上传了过来。

“这位同学，刚才睡得好吗？”教授抬了抬眼镜，突然向我发问，“做了什么好梦，笑得那么大声？可以讲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教室里又是一阵哄笑。

我涨红了脸，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毕竟不是一个厚脸皮的姑娘，再加上，我根本就不是南大的学生啊……

“算了，坐下吧。”看我这么窘迫，教授大概是有些不忍心，便放过了我。

我坐下后，看了看封霁被我扯坏的衣服，不好意思地说：“那个……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就是有意的了？”封霁瞥了我一眼，英俊的侧脸上有着几分将露未露的怒气。

估计……他很讨厌我吧？

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他刚才那嫌恶的眼神，想到他讨厌我，我就觉得胸口闷闷的，很不舒服。

“我会赔你的。”我信誓旦旦地说。

“不用了。”封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补充道：“我只要你离我远一点儿就行了。”

十九年来，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也从来没有谁和我说这样的话，虽然我知道是我不对在先。

难堪与委屈让我没办法再继续待下去了，我默默离开了教室。

我是个很不喜欢亏欠别人的人，我拉着许轻烟跑遍了星城的商场，凭着还算不错的记忆力，终于找到了和封霁那天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

付钱的时候，许轻烟调侃我：“人家都不要你还了你还这么执着，为什么啊？”

“弄坏了人家的东西就要赔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好不好。”我一本正经地说。

“是吗？”许轻烟笑了，又说，“也对，赔给人家，下次才有再扯一次的机会……”

再扯一次……

我猛地回想起那天封霁露出来的胸膛，脸一下子就红了，丢下许轻烟